

把平淡日子过成诗，山东“窗帘夫妻”闯进中国诗词大会 粗缯大布里裹着他们的诗词梦

文/片 记者 李静 李岩松

双双闯进诗词大会

2月1日，记者见到廖珮盛的时候，他还穿着参加中国诗词大会时的那件红色卫衣。“红色，为了图个好彩头。”卫衣是妻子刘晓晖从网上买的，后来洗了几次，多少有点缩水。廖珮盛憨笑着说：“老百姓过日子嘛，这就挺好。”

过完年，廖珮盛家的窗帘店生意又忙起来，一拨一拨的顾客来到店里，也有人会认出他们来。就像做梦一般，他们在不久前刚刚经历了高光时刻——夫妻双双闯进中国诗词大会。

“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廖珮盛他媳妇，我叫刘晓晖，我从百人团里冲出来了。”聚光灯下，刘晓晖在中国诗词大会上介绍着自己。

镜头摇过去，聚焦在百人团中的丈夫廖珮盛身上。廖珮盛喊着：“媳妇，你太棒了。今天一定好好加油。上次我分数有点低，今天争取拿个最高分。”

一个诗词梦，他们做了好多年。“我喜欢古诗词，喜欢韵律，尤其爱读苏轼的诗词。”刘晓晖说，“结婚以后，我有空就读诗，也带着我爱人一起读诗。”在妻子的影响下，廖珮盛也渐渐喜欢上了古诗词，只不过繁忙的工作让二人暂时放下了心中的喜爱。2016年《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》播出，立刻让廖珮盛和刘晓晖夫妇着了迷，也点燃了二人心中对于诗词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火。“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就有一个梦想，希望有一天也能登上这个舞台。”刘晓晖说，每届诗词大会他们都报名参加，已经连续五六年。2021年，廖珮盛曾报名成功并进入千人团。2022年，夫妻俩都报名成功，经过海选进入百人团。

在台下，选手们猜想，要是这对夫妻打对手赛会是什么场景？而台上，夫妻俩并没有成为对手。廖珮盛坦言比赛时有些紧张，刘晓晖在台下捏着把汗。刘晓晖说：“隔着这么远，咱没有遥控也不能指挥他呀。”廖珮盛接了一句：“我就是看到他们时紧张，要是对手是我老婆，我就不紧张了。”刘晓晖斗嘴：“你是说看到我，你就赢了？”

“成绩是次要的，”刘晓晖说，“重要的是现在梦想已经实现了。”

一帘诗词梦

廖珮盛家的窗帘店开在临沂市罗庄区，附近有两所学校，四周都是居民楼。这个位置，他们当初看了好久才决定盘下来。

廖珮盛今年41岁，刘晓晖39岁，他们在2004年结婚。两人老家都在农村，新婚生活从租房开始。刘晓晖很知足：“日子一直都是向上的。”婚后的刘晓晖在家照顾孩子，丈夫廖珮盛外出打工。大女儿上小学后，刘晓晖才腾出空工作。夫妻俩埋头赚钱，买了套房子，还租了个车库卖成品窗帘。他们每天与尺子打交道，跟布讨生活。冬

谁说平淡日子里没有诗。近日，《2023中国诗词大会》总决赛落下帷幕。赛场上，“窗帘夫妻”廖珮盛和刘晓晖被聚焦：“富贵必从勤苦得，男儿须读五车书。我叫廖珮盛，来自山东临沂，是一名窗帘安装工。”“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廖珮盛他媳妇，我叫刘晓晖，我从百人团里冲出来了。”

赛场下，这对夫妻在山东临沂罗庄区开着一家窗帘店，夫妻俩每天与尺子打交道，跟布讨生活。对他们来说，比赛之后日子还像往常一样，做窗帘，读诗。

天，刘晓晖手上常常生满冻疮。窗帘店的口碑越来越好，顾客会提出更多需求，刘晓晖便决定自己动手裁制窗帘。刘晓晖记得，买第一台缝纫机时，她不会用，廖珮盛就站在一旁帮忙转动手轮，闹了不少笑话。

“富贵必从勤苦得，男儿须读五车书。”廖珮盛最喜欢杜甫的这两句诗，他觉得这是自己生活最真实的写照。

2013年，他们终于“钻”出车库，开了现在这家窗帘店。窗帘店有两层，上下总共有100平方米。每天早上六七点钟，廖珮盛就骑着电动车载着刘晓晖一起到窗帘店。夫妻俩分工明确，廖珮盛负责安装窗帘，刘晓晖负责裁制窗帘。到了“五一”“十一”假期，窗帘店的生意进入旺季，忙的时候，两人连饭都顾不上吃。刘晓晖说：“这是一个工夫活。”一针一线都得磨时间，磨出孩子的学费，磨出房子的砖瓦，磨出一个家。

生活由这些组成，却又不止这些。窗帘店的各个角落都贴满了廖珮盛夫妇手写的诗词，他们将大部分的空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诗词上。在窗帘店，几乎每一款窗帘都有一首诗。比如，有牡丹花样的窗帘，就叫作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。再比如，有桃花花样的窗帘，就叫作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？”有时两人有不同见解，会为此争论一番，允许阳春白雪，接纳下里巴人。

“廖三晕”和“营营”

在窗帘店里，记者把镜头对准这对夫妻。刘晓晖坐在缝纫机前裁制窗帘，廖珮盛把刘晓晖做好的窗帘铺在地上，将铅笔夹在耳后，拿尺子开始测量。画着画着，廖珮盛突然发现算错了数据。“你不光晕车晕船，现在还晕镜头，你干脆叫廖三晕吧。”爽朗的刘晓晖打趣道。

窗帘店一楼是刘晓晖的工作区，她把诗词抄写在便利贴上，贴



廖珮盛和刘晓晖做窗帘间隙对诗。

在缝纫机旁，贴在身后的空调上。刘晓晖字体稚嫩，但写得板板正正。她很感性，读诗的时候，心情此起彼伏，常常眼泪汪汪。

廖珮盛的工作区在二楼，熨烫桌后边的一面墙就是他的黑板。廖珮盛把诗词糊了一面墙，为了研究诗词，他还打印了一张历史表。等背到滚瓜烂熟，他就再换新诗。在楼梯置物架上，摆着廖珮盛的四五本手抄诗词本，纸张已经带了岁月的痕迹。

缝纫机咔咔地响，布料在手下一趟一趟地跑。电视是听不到声音的，他们便用诗词来打发时间。“做窗帘和背诗要一样用功。”廖珮盛突然深沉地说。

有时朋友聚在一起喝酒，廖珮盛会来上几句诗，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”同学调侃：“初中的时候，没见过他这么喜欢古诗词，偏偏长大后痴迷上了。”外人也会不理解，“背诗有用吗？”“早这么用功，不早考上大学了吗？”

琴瑟和鸣的只有彼此。在一起生活了将近20年，刘晓晖没有细数过彼此的共同爱好，但诗词肯定算一个。不像苏小妹三难新郎，也不像李清照赵明诚赌书泼茶，廖珮盛和刘晓晖常常斗诗。有时候刘晓晖读了上句，廖珮盛接出下句，夫妻俩还会来个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一较高下。“不论平地与山尖”“无限风光尽被占”“酿得百花成蜜后”“为谁辛苦为谁甜”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接到无穷尽时，廖珮盛会突然宣布，“你赢了。”

有趣的事情时常发生。有一次廖珮盛打扫卫生，累到腰酸背痛时随口吟了句：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”刘晓晖那时没学过这首诗，她听后一激灵：“营营是谁？”廖珮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一时红到耳朵根儿，经过他的解释，刘晓晖终于明白了这首诗的意思。

诗与生活

参加完诗词大会，日子像湖

面归复平静，他们如往常一样做窗帘，读诗。廖珮盛说：“我们的生活就是平淡的，平淡又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读诗的目的显得纯粹，廖珮盛和刘晓晖没想达到什么成就，或者成为诗人。他们不会作诗，不懂平仄、格律，偶尔写几句打油诗。有一年八月十五正逢下雨，刘晓晖出门看到路边石榴红了。她触景生情，嘴边溜出：“雨打檐后树，风吹堂前花。坐看石榴红，秋思落谁家。”

“我就是个普通的喜爱诗词的半工半读的商人。”刘晓晖这样定义自己。读诗也许改变不了什么，寻找意义或者选择生活。但对他们来说，读诗的过程就是全部意义。时间久了，家里有了浓厚的诗词氛围，二女儿也喜欢上了诗词，就连话说不溜的小儿子偶尔还能接上几句诗。

“我觉得学习诗词不仅仅是让我们增加知识，还带给了我们很多东西。”回想起自己与诗为伴的这些年，廖珮盛感慨，自己最大的收获，就是心境更加平和，整个人也更加沉稳。“老实说，以前的我也是个急性子，有时候还会发个脾气什么的，但这些年下来，已经很久没有着急上火过了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转变。”秉承着“富贵必从勤苦得，男儿须读五车书”的想法，多年来，廖珮盛不仅沉浸在诗词的海洋中，对《论语》《孙子兵法》等经典的内容也是了如指掌，一些名篇更是张口就来。

窗帘店离不开人，夫妻俩守在店里，中午饭点就买盒饭对付一顿。掀开窗帘，诗成了一扇通往远方的窗。刘晓晖有时想去旅游，看看丽江，看看西安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但她的内心并不焦灼，“在古诗词中，我能够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感受田园的袅袅炊烟，感受文人志士的豪情壮志。我一边做着窗帘，一边背着古诗，感觉一针一线都像诗情画意中游走。”



▲窗帘价签上写着一句句诗词。

记者手记

诗词让辛苦甜蜜起来

记者 李静

诗词文化是我们的根，诗词的熏陶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潜移默化地进行着。人们关注“窗帘夫妻”，是因为他们身上具有反差感的故事。和其他很多具有反差感的故事不同，这对夫妻剔除了压抑、矛盾的成分，在极其平凡、遍布琐碎的日常里，掀开窗帘看到诗意，并将诗意裁进生活。一切都和谐地发生着，诗词距离他们并不遥远，就像光一样散落在生活的细处，缝纫机旁、置物架格子间，还有墙上。

生活有柴米油盐，也有不如意。记者采访时，廖珮盛接到顾客电话，对方说已经网购窗帘，暂时不订货了，廖珮盛笑着应声。进入四十不惑的年纪，他愈发能体会杜甫的心境，对杜甫的诗有更深共鸣，感慨着：“这就是生活。”诗和生活不是割裂的，诗词被写进窗帘，也浸润着生活的细节。“诗词能给我一种力量。”刘晓晖说，“做窗帘是一个苦活，但诗词让这一份辛苦甜蜜起来。”

采访临近结束时，记者提出给廖珮盛夫妻拍张合影。刘晓晖挽着廖珮盛的胳膊，脸红扑扑的，廖珮盛挪得离妻子近些，光正好落在他们的笑脸上，就像一首诗。